

觉醒

张品成 著

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 一个男孩惊心动魄的成长历程
一群普通中国人觉醒后的抗暴之歌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觉醒

张品成 著



APU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觉醒 / 张品成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7-5054-5

I. ①觉…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8559 号

JUEXING
觉 醒

张品成 著

出 版 人: 张克文 选题策划: 张克文 徐凤梅 责任编辑: 何正国 何军民
责任校对: 江 伟 装帧设计: 知耕书坊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yahoo.cn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3533521(办公室) 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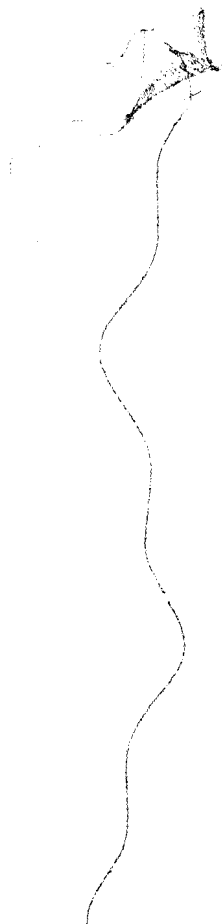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插页: 2 印张: 14 字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5054-5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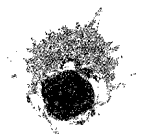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1

- 一、那种硫黄搅和着血腥的气味笼罩着这座古城 /2
- 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 三、那个笑却凝固在脸上 /12



第二章 /16

- 一、杀人为什么像过节 /17
- 二、他往洞子的纵深爬去 /24
- 三、寒冷和饥饿还有那难耐的恐惧再一次侵扰着他 /30

第三章 /35

- 一、像坨屎也要爬出去 /36

二、日本人让他们去收尸 /40

三、尹长年 /44



第四章 /48

一、我们不该来这地方 /49

二、黄民举跟其他人不一样 /54

三、陈述武悔断了肠子 /58

第五章 /63

一、天无绝人之路 /64

二、我想洗个澡 /67

三、王仁高烦躁是缘于陈述武的洗澡 /73



第六章 /76

一、需要个“病人” /77

二、五十步笑百步 /81

三、他们从阎王那儿把顺风抢了回来 /85

第七章 /88

一、来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89

二、日本兵一步步朝那间屋子走去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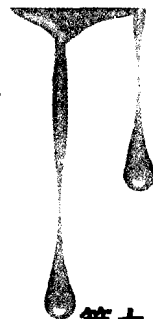
三、这句话像颗炸弹 /95





第八章 /101

- 一、这就是肖雨亮想要听到的一句话 /102
- 二、陈述武很得意 /108
- 三、人不能窝囊 /112



第九章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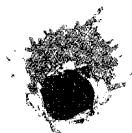
- 一、这一天陈述武的动作多少有些反常 /119
- 二、他用激走在纸上的笔墨发泄着心底的一些什么 /122
- 三、他会用一种方式让这些家伙看到自己的愤怒和内心真实的一切 /127

第十章 /136

- 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137
- 二、肯定有名堂 /140
- 三、蓄发以示志哀 /142
- 四、他不想因为谁而耽误了他的整个计划 /149

第十一章 /152

- 一、这地方改头换面有了种截然不同的气象 /153
- 二、十二分队新补员一个人 /156
- 三、他们想用一场表演来掩盖其曾经的罪恶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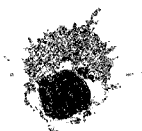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167

一、他要拿这几百个中国人的性命来做赌注 /168

二、怎么的我也不能把这些白送给日本人 /175

三、他得把这个新年好好度过去 /179



第十三章 /185

一、天上怎么会开花 /186

二、这么个地方异乎寻常中肯定有名堂 /189

三、义无反顾 /193

第十四章 /201

一、顺风身上多了一件奇特的衬衣 /202

二、他得在这个日子里完成自己最得意的杰作 /205

三、小林宗作心里黑了一大片 /208

四、风筝 /213

后 记 /219

第一章



一、那种硫黄搅和着血腥的气味 笼罩着这座古城

觉

醒

风有点冷。已经到了十二月天气，风就像开了刃的刀子，刮到人的脸上有割削的感觉。韩顺风瑟缩了一下，又瑟缩了一下。风从高处的那个窗口钻进来，同时钻入的还有江上轮船的汽笛声。那声音渐渐小了下去，进而就消失了。

韩顺风知道关小飞他们已经走远。那条轮船上，有几个韩顺风多年的小伙伴，昨天他们还在一起玩。在鼓楼不远的一处宅院里，他们玩着游戏，依然像往日一样肆意疯张。隔着窗户，能看见大人们忙碌的身影。大人们进进出出，脸上的表情异乎寻常，让韩顺风他们觉得这事有点那个。远处炮声不绝，像大雨欲来前的那种雷声，似有似无，隐隐约约。他们偶尔会侧着头听听，眨着眼互相看那



么几眼。

顺风他们小，不谙世事，战争的雨云已经飘至他们头顶，可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大人们不一样，他们的脸像块冷铁，不时会发出几声叹息，眼里隐约跳出一丝忧愁甚至恐惧。

那几户人家在收拾着东西，其实只是收拾着一些细软，大量的物品当然是不准备带走也根本带不走的了。

顺风家没有动静。娘坐在里间，脸上是不是也有着那种顺风他们说不上东西，顺风没在意。邻家那些空敞了的大小橱柜，成了他们藏身的场所，而远处的隆隆炮声在他们听来更增添了某种效果，让他们在游戏中感觉更加刺激。

这种游戏对于这几个孩子来说将永远结束了，可他们当时不知道。他们玩得很尽兴，表现出无度的疯张和顽皮。

一个女人斜倚在门柱上歪着头看着几个男孩在凌乱的屋子里钻来钻去，她是小飞他娘。她想吆喝那么一声，可她没那么做。要搁在以往，她的吆喝和鸡毛掸子会一齐在院子里飞扬，弄出一大片的鸡飞狗跳。她是个高大而凶悍的女人，似乎很愿意用一场喧嚣来显示她和其他女人的非同寻常之处。可这一回她显得宽容而斯文。她以那种优雅娴静的姿势安静地注视着孩子们的疯张，这种姿势和表情在她来说空前绝后。

她想，也许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让他们疯去，让他们疯吧！她想。

她拂了拂额上的刘海儿，离开那地方。

果然是最后一次。

小飞他们那几家人都随了那只轮船走了，顺风和 he 娘却没有走。

顺风家没走是因为他爹。

顺风爹韩太铭是 88 师的一个旅长,是个参加过卢沟桥保卫战和淞沪会战的军人,曾在上海八字桥等地率众迎战日军,带领部下攻占日本海军司令部。他说那帮小日本也就那么个斤两。局势趋紧,一些军官开始安排家眷转移。韩太铭没那么做,韩太铭说:“南京是中华民国之都,岂有放弃之道理?蒋委员长训导里也说了:‘南京也是总理陵墓所在地,我们如不死守南京,总理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蒋委员长还说,‘大家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听到枪炮声就留后路,岂是杀身成仁的做派?我韩太铭不是这种人。”

“他们走他们的,我们不能走!”韩太铭跟他的妻子也跟他的部下说。

“死也要死在这地方!南京守不住,那我们不是做亡国奴了吗?做了亡国奴那还活个什么?生不如死!”韩太铭说。

顺风妈是个漂亮贤惠的女人。她没吭声,只抿了一下嘴,看不出是笑还是其他什么意思,反正她抿了一下嘴。顺风听不懂大人间的谈话,战争对于他说来虽近犹远:近是能听到枪炮声,远则是顺风认为那枪那炮不可能打到自己跟前。顺风很崇拜父亲,在他眼里,父亲就是关云长、张飞、赵云,是岳飞,是杨六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他觉得这座城市有父亲带兵把守,日本人根本就进不来,那些枪炮声跟他无关。

顺风在窗下站了一会儿就被娘叫进了里屋。

是读书的时候了。学校已经不能正常上课,但顺风的读书不能因枪炮声耽误了。娘把那卷《千家诗》塞到顺风手里,没说什么,顺风很知趣地就读了几天古诗。

顺风觉得这很好,没有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他就自己读古诗。窗外的隆隆炮声他充耳不闻,他进入的是另一个天地。他想,也



许他就永远沉浸在那种诗情画意里了。

搅乱顺风心境的是娘的那声哭泣。

大舅王仁高匆匆走进娘的屋。那时顺风被大舅急促的脚步声所惊扰,他抬头看了一眼大舅,大舅衣冠不整、神色慌张,一脸的愁容悲色。他喊“大舅”,大舅没理他,大舅甚至都没看他一眼,就急急进了娘的屋里。

顺风诧异了。大舅从不这么样的。大舅也是军人,他的军装总是熨烫得笔挺,永远那么一尘不染;他也总是努力做出一种沉稳坚定的模样,脸上的表情很凝重。他也很喜欢顺风,顺风小时候常骑在他的脖子上到处逛,顺风要什么他就给买什么。大舅对顺风很好。在顺风印象中,大舅总是笑着的。

可今天是怎么了?

后来就听到娘的长而尖厉的哭泣。

顺风挨近了那木格窗,大舅的说话声像豆粒一样滚进了顺风的耳朵。

“……姐夫带着我们一直守在那儿,日本鬼子几十架飞机在头顶轰炸,我们也一直守在那儿……”大舅说。

“……山崩地裂,血肉横飞……日本鬼子洪水似的涌来,士兵们奋起还击……”大舅说。

“……一颗炮弹飞来,就落在姐夫的脚边,姐夫被炸倒了。姐夫死的时候没合上眼睛,是我给他合上的……”大舅说。

娘扯出一阵凄厉的哭号。

大舅说:“姐,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现在得收拾了,离开这地方。留得青山在,会有给姐夫报仇的时候!”

这是那天的事,顺风永远记得。听到父亲死了,顺风的脑壳“嗡”的一下,先是觉得自己在做梦,他捏了一下自己的脸,那块肉

痛痛的,不是梦。他觉得大舅是弄错了,也希望大舅是弄错了,也许死的是另外一个人。但大舅怎么会弄错?看大舅和娘的那样子,当然不可能弄错。他觉得有人伸出手指在抓扯他的肠子,他想哭,才要“啊”的一下长长地哭出声,却被大舅抱住了。

那声哭还在顺风的喉咙口上堵着,随时会迸发而出,可一出门那声哭就进不出来了——街上的一切让顺风哭不出来了。

街上已经失去往常的模样,以往敞开着的店门全关闭了,街道像掏空了的一截肠子,先前的繁华无影无踪。街道在枪炮的轰鸣声中震动着。顺风感觉到什么地方有一只巨大的铁轮子朝着这个方向辗过来,然后是那风。风很大,扬起灰尘和细屑,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百无聊赖地盘旋着。风里有种怪异的气味,顺风吸了吸鼻子,又认真地那么想了想,可他到底没想出那是种什么气味。他想不出,那种硫黄搅和着血腥的气味笼罩着这座古城,让人窒息。谁也不会想到这是死亡的气息,它以后一直笼罩了这座城市很多年。

顺风呆住了,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眨巴着眼,那声哭也就哽在喉咙深处了。

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王仁高扯着顺风娘儿俩走过那条街,他们往下关方向跑。王仁高知道南京城三面已被日军包围,唯一可以逃跑的路线就是北渡长江了。

他们跑过挹江门,不,应该说几乎是让人群拥挤裹挟着来到下关江边的。到了那儿他们的眼神就直了。

江边乱糟糟的。大量的难民还有溃逃的士兵早已把那些木船



一抢而空，江岸上挤满了蜂拥而至的军人和市民，有人喊着哭着叫着，那时候顺风就更哭不出声了。远处，日本人的巡逻艇在江面穿梭，架起机枪向着那些大小不一的木船和江岸扫射着。江里船翻人落，江岸上也有人中枪倒地。到处都是死人，昏天黑地的。

顺风又有做梦的感觉，但他知道这不是梦。他瑟缩起来，他从没看见过这样的场景。他害怕，他是个胆小的孩子。他从来就害怕黑暗，害怕那些令人恐惧的事物和故事。他有些恍惚，隐约地听到大舅和娘在说着话。

“要过江已经不可能了。”大舅说。

“那怎么办？”娘说。

大舅说：“只有一条路，去‘安全区’。”

娘说：“那走吧。”

顺风觉得那些枪炮声搅和在娘和大舅的对话里，让他感觉有些迷离。

大舅和娘往回走的时候顺风没有动。大舅回过头来扯了顺风一把：“走哇！”他突然感觉到顺风的身体抖颤着。大舅震惊地看着顺风，然后看了看姐姐。他看到姐姐别过头去，他突然有种愧疚和莫名的惶然。

“我饿！”顺风冒出这么一句。他想，他不能让大舅看出自己的胆怯，也不能让娘看见。他是将军的儿子，他不能丢父亲的脸。

“我饿！”顺风这么说。

“这会儿上哪儿弄吃的？”大舅说。

“我饿！”顺风说。

“顺风忍忍……”娘说。

“我饿，我饿！”

“一会儿就有吃的了。来，顺风，我背你。”大舅说。

其实顺风根本不饿,他只是极度恐惧。他觉得恐惧在他身上什么地方鼓胀起来,像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爆炸,但他不愿意让娘和大舅看到他的恐惧。他想,娘和大舅也不愿意看到他的恐惧。那时,他只有说那两个字。

顺风就趴在了大舅的背上,眼皮眨巴了几下然后睡着了。恐惧让他觉得脑壳昏沉,他一歪头就睡了过去。

顺风闻到一种米粥的气味,他睁眼醒来,看见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那时已是黄昏,枪炮声在四下里炸响,天上白亮白亮一下一下地闪着光。他看见这里的建筑有些怪,那些楼房有点像他们的学校。他的意思是说那些房子像是教室。顺风不知道,那其实就是教室。这儿是所学校,是著名的金陵女子大学。当然,那时候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就将其辟为难民避难所。

后来,韩顺风就看见大舅了。其实大舅王仁高一直在他身边,可他竟然没认出来。那身军装已经不在大舅的身上,大舅穿着一身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长袍,这样子竟然让顺风糊涂了、顺风觉得大舅像个账房先生。

王仁高把顺风娘儿俩带到这批难民当中,他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才稍稍落地。南边的枪炮声稀疏了下来,他估摸着这会儿日本人已经进了城。那是中华门的方向,驻守在那儿的88师估计已经全军覆没。不是全军覆没肯定枪声激烈,88师就是这么一支部队——人在阵地在。这么说,中华门已经落入敌手。中华门失守,那守城之师势必不复存在。

他想,按情形日本人此刻已经进了城。

他想,现在要做的就是忍耐;局部的战役胜负已成定局,忍耐为上策。

他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王仁高那时忧心如焚,但至少有一点让他得到些许的宽慰,那就是顺风母子的安全。到了这地方至少顺风母子两人安全了。无论如何,只要顺风安全,将门之后雪耻复仇的故事古来不绝,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会到来。

他看见顺风醒了过来,过去摸了摸顺风的头。

“我们这是在哪儿,大舅?”顺风问。

“现在没事了,顺风……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王仁高说。

“我娘呢?”

“你娘去领粥了……”

顺风看过去,那儿有口大锅,有个穿袍子的外国人拿着只勺子在那儿给人盛着粥,舀一勺嘴里嘟哝一句什么。那会儿顺风真的有些饿了,他舔了舔嘴唇。

顺风把娘端来的那两碗粥一下子喝了个精光。那会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富家的少年了;那会儿他没有了家,他和他的娘还有身边的这个男人都已经沦为难民。顺风不知道这一切,他不知道这些粥是他们三人的食粮,他把那些粥三下两下喝了个精光,然后看了看娘和大舅。

大舅笑了一下,娘也笑了一下。顺风看出娘和大舅的笑都很怪异,那笑看上去让人难受,也许是那笑容深处的眼睛看上去让人难受。

有人走了过来,是个高大的男人。那男人跟大舅打着招呼:“王副官……”

大舅吃惊地说:“安营长?”

“是我……”男人说。

顺风看见那男人眼里涌出了泪水,男人把大舅抱住了,像个孩子那样哭着。

“我不该在这里见到你。”男人说。

“别这么说，安营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顺风听着两个男人的对话，听不大懂，他觉得他们的言和行都很奇怪。

“那阵子，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朝着我们开火，阵地成了火海……”他听到那个男人对大舅说。

“弟兄们死伤不少，一颗炸弹把我震昏了，我身上都是弟兄们的血和肉，黏糊糊的。卫生队以为我是伤兵，昨夜里把我抬了下来……”那男人说。

“我真不该在这儿的……真不该！我想回到弟兄们身边去，一醒来我就从医院里跑了出来，可……”那男人说。

男人嚤嚤地哭着。

大舅拍着男人的肩背，说：“我也不该在这地方……”

男人抬起头看着大舅。

“你看，这是韩太铭旅长家的少爷。不是为了韩旅长的家眷，我……我也不会在这地方……”

韩顺风看见大舅眼里闪过一丝什么。他看了看大舅，大舅拍了拍他的额头，说：“顺风，你跟你娘睡去。”

顺风很听话，娘拉着他走进那个房间。顺风在大舅的背上睡过一阵，现在他睡不着。城里哪儿都在响着枪炮声，天一黑就看出到处着了火，火光在四面闪耀。火光中顺风看清了这间屋子：屋子很大，里面到处都是书架，书架和先前放在架子上的那些书被胡乱地堆放在一角。冷风从那些破窗涌入，翻动着书页，更像刀子一样从领口袖口钻入，让人一个瑟缩又一个瑟缩。人们因为冷，也许是因为恐惧，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